

评 论

于治中

两篇文章，一是讨论同性恋论述，另一是处理女性主义，虽然分属不同的主题，可是皆有一个共同的对象，那就是 Freud 所开启的精神分析理论。

人们经常批评 Freud 的理论是以男性为中心，这种观点当然有他正确的一面，可是我们深入的阅读 Freud 的着作时发现，事实也并非如此断然可见，作品本身仍有相当的暧昧性。譬如，Freud 在讨论「性」，尤其是儿童的性的时候，毫无疑问脑中所设想的一定是男孩。可是当他明确的以女孩为研究对象时，面对这种异质的存在，他经常又会主动的调整或修正原有的理论架构。不要忽略，Freud 正是第一个对阉割焦虑（anxiety of castration）的普遍性提出怀疑的人，认为女孩不会被这种焦虑所触及。另外，Freud 虽然认为两性在生殖器期（genital stage）之前的发展虽然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他同时又注意到面对生殖器期时男孩女孩的差异。

某些人从精神分析里谈到女人对「阳具妒羡」（penis envy，此处暂用黄宗慧论文中的翻译）的问题，批评 Freud 的男性中心论；事实上却忽略了在 Freud 的想法中，这种「阳具妒羡」并非是女孩或女人性别上演进的一般或正规的导向，而是一种退化回归到生殖期之前，并且固着于这个阶段的某种特殊状况。也正是 Freud 作品里所存在的歧义性，使得 Freud 作品的诠释经常产生不同、甚至有时完全相反的结果。所以问题可能并不在于仅仅指责 Freud 的男性沙文主义或性别歧视，而是，Freud 虽然无法完全跳出他时代的限制，然而他的作品中的某些概念却提供我们更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些问题

的基础。

黄宗慧的论文似乎正是这种认识下的产物，并且直接以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伊底帕斯理论——作为讨论的重点。在精神分析里，伊底帕斯情意结指的是孩童对双亲的爱意敌意两者相互交织而成的整体，其外显的形式则是如同希腊悲剧伊底帕斯王的内容一样，表现对家庭中同性别对于与死亡的欲望，以及对相反性别的人具有性的欲望。内显的形式则是与外相反，表现出是对相同性别亲人的爱意，以及与相反性别亲人的妒恨。事实上，外显与内显两种形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并存于整个伊底帕斯情意结之中。

Freud 认为，这种情意结不仅对整个人格的形塑过程，以及对人欲望的导向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并且对日后超我（superego）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后者正是人类道德与宗教的来源。所以，伊底帕斯情意结所蕴含的阉割情结、乱伦的禁忌、法规的建立，与社会的形成等问题密不可分。在 Freud 之后，伊底帕斯理论的发展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以历史或发生学的角度，将重点放在前伊底帕斯阶段的探讨，这主要是以英国的 Melauie Klein 为代表；另一则是法国的 Jacques Lacan，他从结构的观点，与所有有关性的器官性问题保持距离，当然这并不意谓他认为生理与精神两者是互不相干。

黄宗慧的论文正是从 Lacan 伊底帕斯理论作为主轴，并且聚焦在「阳具」（penis）与阳物（phallus）两者的差异之上。事实上，对 Lacan 而言，重要的不仅是两者的区分，以及「阳物」是一种非本质的存在；而是，作为一种隐喻性质的阳物迫使所有的主体在家庭三角的互动之中，必须面对身体的欲望对象与性别认同。换言之，阳物的隐喻虽然非本质化了阳物的内涵，可是这种隐喻的意义必须放置在伊底帕斯情意结的过程中或阉割情意结的过程中，才得以真正彰显，这即是为何 Lacan 在处理伊底帕斯情意结时不再是以三角的再现（représentation）为主，而主要是在讨论父性隐喻或父性的功能（fonction paternelle）。

在目前尚未整理出版的讨论课讲义《无意识的形成》（1957-1958）之中，Lacan 提到：「如果没有父亲，就没有伊底帕斯的问题，相反地，谈到伊底帕斯即是在根本上引入父性的功能」（p. 54）。「父性功能」这个概念的使用，使 Lacan 能够对「象征的父亲」（*père symbolique*）与「现实的父亲」（*père réel*）两者做一个根本上的区分。此结果不仅能够回答像「如果没有父亲，伊底帕斯是否能够正常地形成」这类问题，并且能够让我们了解到，父亲并非真正是一个现实之物，而是一种隐喻，是一种内在于伊底帕斯情意结之中的一种象征。孩童则将逐渐脱离与母亲紧密交融的二元关系，最终认同父亲的象征，进入外在的世界与社会。

然而 Lacan 认为，孩童脱离母亲、认同象征的父亲，这个过程里，现实的父亲并不具有主导的功能；真正促使孩童脱离母亲的是阳物所在的位置，因为那正是母亲欲望的所在。由于孩童对于阳物的这种认同关系完全是想像的，所以 Lacan 称之为想像的父亲（*père imaginaire*）。也正是这种想像的父亲以剥夺者（*privateur*），禁止者（*interdicteur*）与挫折者（*frustrateur*）三种不同形式，作为孩童与母亲紧密交融关系的仲介。经由想像的父亲使得现实的父亲得以最终成为象征的父亲，也就是说成为「父之名」（*Mom-du-père*）。

Lacan 不仅以现实的父亲、想像的父亲与象征的父亲，在结构上重新去划分父性的不同功能，现实的、想像的、与象征的三者日后更被 Lacan 扩大至三种不同的认同区域（*registre*），成为他 1974-1975 年讨论课的主题，甚至晚年更进一步将精神分析数学化的努力，亦是与此相关。然而，这三者事实上并非完全是 Lacan 的创建，在 Freud 的著作里皆可找到类似的问题。如象征的父亲及有如 Freud 所讲的社会连络的建立者，如摩西、伊底帕斯王、或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所讲的文化、宗教或道德的建立者；至于想样的父亲，更是以不同的面貌存在于每个案例历史的特殊性之中。

Lacan 重新回到 Freud 的作品，赋予他新的与更严谨的意义，使我们讨论父亲的问题时跳脱出本质的观点，同时从现实的、想像的

与象征的三度空间着手，以致于当我们完全否定父权的同时，仍了解到象征的父亲乃是构成我们语言、规则与社会的根本，当我们急于认同父权的同时，不至于忽略象征的父亲事实上是一直是被想像的父亲所贯穿，否则我们将只是身陷在形上学的陷阱之中，难以挣脱历史的循环。如我们所知，不论是同志论述或女性论述（这两篇论文的主题），最终所隐含的对话对象即是父亲，这些论述所预设或认识的到底是哪种父亲，其结果当然必定会影响论述或运动的立场与走向。